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62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又闻儿时馒头香

□如东杨红兵

推开厨房门,一室水汽升腾,一派忙碌状。原来,老爷子老太太正在蒸馒头。

今年,老爷子老太太说,家里的田被流转承包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重操旧业试试。

说话间,老爷子娴熟地在桌上均匀撒上一层面粉,用于防止酵面和桌面粘连。然后,操起菜刀,从发好的酵面盆中切出一大块,使劲地“擀”在桌上。为什么要用菜刀切呢,是因为面粉和水在酵面的孕育下,黏性十足,单凭手去撕扯是无法分离的,而这个黏性的程度也就代表了处于将来时的馒头的韧度和口感度。

老爷子又快速地在酵面上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然后,两只大手前后微微一搓,酵面团像荡漾在水中的小船儿一样,幸福地摇头晃脑起来。三五分钟之后,老爷子感觉已经揉搓得差不多了,就将酵面团延展成长条状后切成小方块,于是,就到了填充包心的环节……

蒸馒头其是一个系统而浩大的工程。

首先,涉及面粉准备。小麦磨粉还有一个技巧,为了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将小麦碾磨成粉,大家会将已经磨成粉后的小麦壳重新倒入面粉机,这样,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出粉率。

然后,准备大水缸。记忆中,大水缸的直径应该有1米到1.5米,大小不一,根据每个人家的面粉量而定。这个时候,将老酵饼用水化开。这个老酵饼是上年度做馒头时预留好的,通常是圆盘形的,中间留孔,用小布条穿孔而过悬挂在屋檐下风干,然后收藏起来以备下年再用。老酵饼,可是馒头的灵魂。记得,有时老酵饼因为虫蛀或风化,呈现诸多小孔状或棉絮状,但是,却丝毫不影响其生命力。待到下年度溶化入水,一样可以“点石成金”,让面粉迅速发酵、生长。

这个时候,有一项属于我们小孩子乐此不疲的营生,就是洗干净双腿,跳到水缸里去“踏酵”,因为,缸里的酵面体积庞大,单凭大人的双手已经无法揉搓,有时,大人也和我们一起“踏酵”,因为只有脚踏揉搓得充分,酵面才能够发酵到位。这个时候,水缸必须注意

保暖。一般情况下,都是放在老式灶台的锅膛口,用棉被或厚衣服层层包裹起来,保温得越好,酵面发得就会越充分。通常,一个晚上之后,半缸的酵面会发满一缸。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制作啦。

其时,哪户人家在做馒头,门口是有很鲜明的标志的。按照老家习俗,就是在厨房门口撑起一个“帐网”(就是用仙稗草和芦苇编制而成的,大概宽1.5米高2.5米多点的草质板子)。一旦门口有这个标识,邻居们一般就会绕行的。因为,大家在潜意识里都认为蒸馒头是个很神圣的事情,忌讳陌生人闯入,说是馒头会发生异化,比如变成饼饼一样,不再立体且有弹性,或者发黏发酸。通常一炷香的工夫馒头落笼。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八角形的花卉,蘸上红色给每个馒头盖戳子,那时,还不是用来区分甜或咸的馒头,只是增加喜庆之意罢了。

“烟圆啦!”老爷子的声音将我拉回到眼前。所谓“烟圆啦”就是蒸笼的四周水汽均匀上升、同步环绕,这表示火候到了,可以落笼啦。落笼还讲究一个快字,必须在电光石火间完成,一旦延误,过火之后同样影响馒头的口感与外观。这个时候,往往是采取倾倒的方式完成馒头落笼,然后,两三个打下手的迅速在“花链”(芦苇秆编制而成用于晾晒物品)上将馒头平铺开。

刚刚落笼的馒头,带着村庄的气息,带着田野的芳香,在热气腾腾中沁人心脾。拿起一只,白白胖胖,吹弹可破,甚是可爱。老爷子也自我感慨:“这么多年了,手艺还没有丢下,之前还蛮担心的呢。”

我不由自主地咬了一大口,松松软软中带着些韧劲,有着山东老酵馒头的风骨,又有着本地馒头店馒头的那种松软,更有着自然发酵的青青麦香,一股儿时的味道瞬间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在这岁月的拐点,一些印记悄无声息地蔓延茂盛,一些温暖渐次律动活跃。

记忆,缓缓地碾过坎坷,连缀起细碎的既往,让寻常的岁月旖旎而生动。

时光,终究是有痕的。

还多。杜甫此诗是称赞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而作《文赋》,赞他儿时就书法妙到神速。杜老用“笔阵横扫千人军”一句来形容一个人才气纵横、文思泉涌,其气势可使三峡的江水往回倒流;在以笔示风流的文坛上,笔尖儿挥动万钧,独自一人就可以横扫儒生!可见笔力磅礴!

菜上齐了,边吃边聊。作为我,似乎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听老师讲课。老李告诉我,古人作诗绘画,办理案牍公文,遇到文思不畅,须搁笔沉思,搜索枯肠之时,为避免毛笔滚落案头沾污他物,要有一个可供搁笔的器物,“笔架”因此而生。南朝梁简文帝有一首《咏笔架诗》:“……仰出写含花,横抽学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厕璇台赏。”由此得知,笔架在那个时代已是一种很普及的文房用具,凸凹器形,雕饰图案,或刻上诗句铭文,适用又宜观赏。

借着酒劲,老李说他收藏的笔架,也能“扫千人”。我听起来,这有点涉嫌“炫耀”。他的藏品总与“文房”有关,笔墨纸砚、印章印盒、笔架墨床、砚屏砚滴、镇纸角规……他说,根据不同的名称,造型也各显异趣。如笔山的形状,如同高低错落的山峰,山凹处可用于搁笔,笔床为长方形,笔杆卧搁其上;笔屏状如屏风,上面镶嵌可供插笔的笔帽;笔悬为立柱形,四面插花飞檐,用于悬挂毛笔。种类、造型丰富。

元明之际,士人为了彰显情趣品位,对于文玩之物也是刻意追求。元代乔吉的散曲《水仙子》:“江左风流学士家,壁间水墨名人画。六一泉阳羨茶,书斋打簇得繁华。玉龙笔架,铜雀砚瓦,金凤笺花。”材质讲究、制作精巧的笔架,成了文房中必备的器物。他说,到了清代,瓷质笔架花样多,且制作精美,更有文人气,而这“横扫千人”带有奇趣!

一顿饭吃完,老李酒足,他笔架课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滴酒不沾,却听课听出了醉意,至此,我感觉到笔架文化之大,不敢再“不以为然而”。

## 幸福路

□如东蔡小卫

“道路一端连着乡村振兴发展,一端连着群众的幸福感。”建国这样说。

这是一个南北走向的镇,一条新修的水泥路旁是紧凑的人家,而人家的门口几乎都坐着一位或几位老人,望四季,享晚年。

拣晴好天的傍晚,文艺青年建国一个人骑着车子把镇上小小的泥路都走一遍的雅兴还是十多年前。村民们眼中的“烦心路”给他带来姻缘,在落日的余晖中,泥土的路有种尘埃抖不尽的惆怅,他感到宁静。也就是在这时,偶遇了林素。

林素家住在本镇的最北边,冬天的夜间,当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路面的泥土就会结冰,等太阳出来后,冰水融化,与泥土混合在一起,像面粉发的酵粘在鞋底和车轮上,打滑,堵塞车轮与护轮板之间的空隙,无法前行。还有下雨、下雪的天气,小路格外蜿蜒、格外泥泞、格外漫长,路面上布满深深浅浅的脚印、车辙,饱含冰霜雪雨的泥土在脚下嘎吱作响,一遍一遍述说着整个镇子的岁月故事。恋爱时去见林素和结婚后看望林素的父母,以及之后给岳父母送端午、中秋、春节的礼品,都必须挑连续几天晴天中的一天,因为好天才有好路,但常常由于工作的忙碌忽略了时间,有时甚至拖到节日当天,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上门,要不是保持一颗玩泥巴的心,他们的“看对眼”就不会有后续。

还是2008年,建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乡村建设中来。他上任不久就参与农村路网改造提升项目。

他随乡镇主要领导多次到一线调研,认真听取群众诉求,摸清道路改造任务以及重点难点问题,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实施”的原则,分批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确保实现每个村每年都有新变化,真正把“连心路”修进群众的心坎里。

于是,他和一起奋斗的领导干部们猛下苦功,把细节做到极致,例如:安装波形护栏、警示桩、减速带、增设警告标志牌等一系列消除安全隐患的措施,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出行系上了生命“安全带”。

当然,过多谈论工作上的业绩并不是文艺青年建国内心的渴望,他常常与村民家门口坐着的老人们聊现在的幸福出行和过往曾经的村庄景象。

向前望去,水泥路边上的硬质渠横卧田地,老人们不再需要担心路面的坍塌和水资源漏走。天一亮,一排洋槐树就闯入眼帘,在槐花盛开的季节,树冠上的花团拥簇在一起。林素依着建国,每每回忆起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植物纯天然的花环,便感到幸福,那是建国亲手编织的呀,笨拙、可爱、走心。

槐花是一种甜,柿子是另一种甜。之前,在那排洋槐树的另一端是一片柿子树,由于在丰收的季节,来人较多,应了那句“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所以,树下有了一条路,供村里人在田间劳作或下河捕鱼后休息,他们用旧牛仔裤缝制的帽子,既防尘,又遮阳,反过来帽壳里还可以装槐花、装柿子,给生活加一点甜。

所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他始终如一用心用力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一晃十几年,林素老了,文艺青年建国也老了,但他那颗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铺就群众“幸福路”的心永远不会老,因为他认定:道路的尽头还是道路!

2024年最后一天进入腊月,腊月初二是2025年元旦,小寒处在二九天内。《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腊月”的:“以是月腊祭百神,故谓之腊月。”腊月的称呼是过年祭祀形成的。早在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中就有“十二月八日为腊日”的记载。

该书的作者宗懔,详细记录了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的节令风物,“初番花信小寒前,早绽梢头两三蕊。”花信风的起始时段不是春季,而是小寒,小寒到谷雨,四个月,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梅花,为春天花信之首,“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腊月栽桑桑不知”,小寒就要安排农事,譬如,人们将农田或旁边的空地种上树木,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提高田地的生态环境、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节令的作用。

依据小寒的冷暖情况预示天气的谚语有:“小寒天气热,大寒冷莫说”“小寒大寒,冷成冰团”“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小暑没有大暑热,小寒却比大寒冷”“小寒暖,立春雪”“小寒寒,惊蛰暖”“小寒不寒,清明泥潭”“小寒大寒寒得透,来年春天天和暖”“小寒雨蒙蒙,雨水惊蛰冻死秧”“小寒大寒不下雪,小暑大暑田开裂”“小寒无雨,小暑必旱”“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说明小寒时节对应着农历十二月,那些机灵的喜鹊,兴高采烈地挑选合适的枝干,口衔树枝和湿泥,叽叽喳喳地把新窝筑起来了。

“岁近腊八起客愁,归心似箭情难收。”过了小寒节,就是腊八,年味就越发浓厚了。腊月祭祀的遗存有两个:腊八和祭灶,腊八粥,就是合家团圆、加上五谷杂粮的大聚会。腊八是新年的门槛,是春节的“喇叭”。“腊八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儿子要炮。”煮粥、喝粥、品粥是人们欢庆腊八的一项乐事,所谓“过了腊八就是年”,全家人乐呵呵地坐在一起,享受着团聚的快乐,品尝着节日的气氛。

“腊月催人二九寒,红梅含笑赋安然。”一簇簇饱胀的花蕾,已绽开了笑颜,露出丝丝嫩嫩鹅黄的蕊蕊,花瓣晶莹剔透,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这让我想起宋代郑刚中所写的诗句:“缟衣仙子变新装,浅染春前一样黄。不肯皎然争腊雪,只将孤艳付幽香。”寒风袭来,腊梅树枝摇曳,清丽高洁,气韵翩然。虽是深冬,却有一种温暖的召唤。小寒,看似已到最冷的时候,实际上,隐藏在冷空气后面的,是缓步而来的春意……

□湖北孝感曾海波

## 笔尖儿横扫一千人

□南京胡剑明

周日,陪藏友老李逛城南仓巷古玩市场,他是书画中人,所以特别对文房用品在意,不一会儿,他就相中了一只刻瓷笔架。所谓刻瓷,就是艺人用金钢刀在瓷器上雕刻字画,这是一门古老的工艺。此笔架是白瓷的,三寸左右,摊主精明,看出老李眼亮心喜,故要价蛮高,说这样晚清的物件存世极少,物以稀为贵。老李爱不释手,与摊主讨价还价,又是递烟又是点火,一口一个大爷,好生哄着,最后,以九百元买下。

淘到了宝,老李心满意足,也不问我是不是还想逛逛,就拉着我走上了回程的路。他在建邺路上找了个小酒馆,说他请客。只见他边点菜,边一直在手中摩挲着这个“宝”。

我知道,笔架,虽为文房中的“小物件”,但在藏品市场上,因其独特的人文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藏家的追捧。这件小东西,起初我是不以为然的,经他一再地叫好,也生出一份探寻之意。我把笔架拿在手中细看,正面刻着一幅简笔山水画,背面是“笔尖儿横扫一千人”的句子,落款“丙申仲冬,写为慕周仁兄大人清玩,弟荻洲刻”。“丙申”想必是清光绪时的1896年。

“横扫一千人”的句子,带有一种霸气与狂妄!不容我不以为然而。我突然想到了杜甫《醉歌行》中的诗句:“笔阵横扫千人军”。历史上叫得响的文人墨客,大多都喜欢与酒作伴,他们往往在酒后诗兴大发,提笔一挥,就写出千古名篇,比如东晋的王羲之,就是在与一众文人畅饮后,当场挥笔,那“笔尖儿”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不知“横扫”了千百年来多少个“一千人”。

唐代诗人杜甫喜酒擅诗,他的一首《醉歌行》气势非凡,扫没扫“一千人”不得而知,但全诗吟来朗朗上口,着实让人感慨:“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估计这里的“横扫千人军”比“一千人”